

黄金街寻梦

陈向兰 著

深圳社会启示录

中英街时空
跨越

海天出版社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之一)

黄金街寻梦

——“中英街”时空跨越

陈向兰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装帧设计 赵学青

黄金街寻梦

——“中英街”时空跨越

陈向兰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24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42-685-6/I·169

定价:6.1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

主 编： 杨作魁 曾凡益

丛书特色： 推介深圳热点 实录特区真情
横断社会丑恶 褒扬人间正气

内容提示：

《黄金街寻梦——“中英街”时空跨越》

祖国的神圣领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屈辱。在近百年中，沙头角“中英街”，两种制度、两种势力大搏杀。人们送走了葬身大海的逃亡历史，迎来了黄金满街的辉煌现实。

《都市浪漫曲——特区歌舞厅内幕》

深圳特区歌舞厅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它既是艺术家们献歌献舞的文艺舞台，又是深圳市民调节紧张生活的娱乐场所；它既是万千青年临工丰富工余生活的好去处，又是少数不法分子寻欢、肇事的发生地。欢乐背后有哀怨，云团前面是撒满金晖的阳光。

《暴涨的身价——房地产市场探秘》

炒卖房地产，被人们认为是当今最快最易最无风险的发财之路。于是，从深圳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涌现了一批专事倒卖房地产的“炒爷”。他们用自己的甜酸苦辣，编织了一串串传奇和幻想、故事与现实，有的终于成了身价暴涨的“大亨”。其秘诀，尽在书中。

《理性的复归——“8.10”股市狂潮追击》

金钱的魔力，驱使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相互争斗。有人贬斥他们是丧失理智，行为返祖；也有人褒扬他们是驾驭时局的弄潮儿，为精明之举。股市狂潮的是与非，功与过，固然还有待历史定评，但它为股份制企业插翅添翼，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厚的实惠，乃是十分清楚的。

《铁血雄关——海陆空缉私档案》

辽阔而漫长的边防线，神秘又庄严。走私与缉私，偷渡与反偷渡，在空中、地面及海上进行，使得国门内外“无声的战斗”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里有美与丑的较量，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有生死予夺的抗争……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100万有志青年，冲破种种世俗偏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南国边陲，投身经济特区建设，掀起了当代中国一股“人口大迁徙”的热浪。这些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青年临工，以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辉煌业绩，展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揭示了青年的人生真谛。

目 录

第一章	呵,沙头角	(1)
第二章	历史也疯狂	(9)
第三章	梧桐山枪声	(16)
第四章	不被遗忘的角落	(26)
第五章	乱世“中英街”	(37)
第六章	胜利大逃亡	(53)
第七章	崛起的卫星城	(63)
第八章	开拓者	(71)
第九章	黄金街寻梦	(83)
第十章	归来	(98)
第十一章	诚迎天下客	(121)
第十二章	无形的墙	(143)
第十三章	沙头角拾来的花瓣	(154)
第十四章	界碑下的沉思	(168)
第十五章	大鹏湾潮声	(176)

第一章 呵，沙头角

市里干部忙出国，
区县干部去旺角（注：香港一处地名），
你我他去沙头角，
老百姓在家各顾各。

——新民谣

1986年的秋天。

当我在沙头角收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和民间歌谣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历史之声在交响。有人向我提供上面这首反映开放改革初期干部、群众心态、动态的新民谣。

深圳人大抵都到过沙头角。有的人每年要去一两次。内地来深圳特区的人，包括因公事出差来的，包括参观考察者、旅游者、经商者、购物者、投资者、探亲访友者，等等，他们都想涉足一次沙头角，到那里窥视一下奥秘。去过的，也还想再去，因为那里充满着一种诱惑力。它是深圳与香港接壤的分界线上一个独特的小镇，是“特区中的特区”。那里有一条街叫“中英街”，一边属深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边属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人来深圳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如想到沙头角镇里

面去一趟，持有边防证还不行，还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那里属边防禁区。沙头角就这样被蒙上了一缕异常的、神秘的薄薄的纱绢。

在深圳，有两种人曾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很有本事的：一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者；二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或中价的港币者。

开放改革大潮席卷全国，人们每天像潮水一样向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奔涌而来。街上到处是人流、车流。1984年有人统计：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000人次上升到136,000人次，车辆由0.65万辆上升到1.98万辆次。希望到沙头角看一看的人越来越多，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中英街”总得买一点免税商品，买一点便宜和有特色的东西，有自己想买的，有家里人要求买的，也有同事、同志、朋友托买的。买东西就得带港币，那时“中英街”上购物只用港币，于是沙头角证和换港币就成了两件很“热门”的事。能帮助办到沙头角特许证和换到港币的人，也成了人们非常感激的人。

从深圳东行18公里，越过梧桐山，就是沙头角。几年前，还没有梧桐山公路隧道，车子走在梧桐山上，七绕八绕的，走半天，也还未能超越梧桐山。那里山峦起伏，云雾缭绕，人迹少到。沿着蜿蜒山势，布满了高矮双层的高大的铁丝网和探照灯，人们可以见到对方有军警驻守、飘着米字旗的岗哨。我方边防卫队检查也很严，车子经过莲塘时，要停车检查，公路上，有哨所，有边防军巡逻，带着狼

狗，气氛严肃。当车子驶上山巅，人们从山巅往下眺望，视野蓦然开阔，山下出现一湾碧水，一片翠绿之中透出点点乳白色的楼台。

“呵，沙头角！”顿时我在车内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车上的人们也顿时活跃起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沙头角时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80年夏天。那时，从广州到深圳要过3个渡，公路是曲曲弯弯、坑坑洼洼的。那时深圳还一片荒漠。在蛇口，只听得开山的爆破声“隆隆”作响，人们在烈日下指挥“自动御”给码头填土方；在沙河，只见到有华侨光明农场办的一个来料加工的小电子车间在生产；在罗湖，商业区的一大片土地正在平整，推土机群正在鏖战，栽种繁荣。那里的高层建筑群正在孕育之中。晚上，是打桩机在轰响；白天，到处尘土飞扬。时代的脚步声震耳欲聋。在沙头角镇外的“三家店”是名副其实的3个小店……

它一面靠山，三面环海。东临大鹏湾，北倚梧桐山脉，南与香港新界毗邻。它拥有大鹏湾的秀美，又拥有梧桐山的雄浑。山光水色，使人流连忘返。在它附近，更有那迷人的大梅沙、小梅沙……

“怎么叫沙头角？”我在车上问我那位在边防支队当政治处主任的老乡。他在这里的边防部队工作多年，对沙头角的历史知道得很多很多。

相传清代一位在官场上受排挤的大臣，被贬到南方这块荒芜之地。一天，心情抑郁，与同僚来到野外闲游。当

他翻过梧桐山凹时，眼前一下子呈现出碧波粼粼的海湾和银白色的沙滩，一轮红日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而一弯钩月却还未下去，真是如诗似画，意境无穷。他心情一下豁然开朗，情不自禁地随口吟诵出两句诗：

日出沙头

月悬海角

从此，人们就把这块地方称之为“沙头角”。我的朋友说起沙头角的来历，绘声绘色，车上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沙头角只是一块很小的地方。全镇的土地面积才13平方公里，分镇内镇外两部分，镇内原来不过0.6平方公里。过去并不那么受人注意，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其繁荣、安定的巨大变化，迅速闻名遐迩，名传中外了。

今天乘车去沙头角，同若干年前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再也无需超越那巍峨的梧桐山，无需在险峻的盘山公路上迂回。车在山高、路陡、雾浓的梧桐山上腾云驾雾般行驶的事，已成为一种传奇故事。今天，当车从地下穿过那全国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梧桐山公路隧洞时，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边陲小镇，而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都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沙头角镇内，若干年前还能看得见的那青苔斑驳、泥墙剥落的低矮旧屋，现在已彻底地从地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镇内镇外，一幢幢别墅式楼宇拔地而起了，一条条与红花绿树相映衬的新马路铺开了，一张张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欣喜和自信的脸庞如鲜花一般绽开了，一束束惊奇

的目光从全国各地投射过来，从全世界各地投射过来，注视着这“一夜之城”的神奇的一角！

历史翻过了崭新的一页。在沙头角，人们可以听得出历史这一页翻过来的声音。

当我置身于这现代化都市的一角，面对着它无比繁华的今天，我的思绪飘越得很远很远。它的现在，它的未来，它的过去，似乎都充满着传奇，充满着人们愿意知道而未知道的东西。

我曾跟随考古学家们以及博物馆的朋友们到沙头角一带考古。我也曾跟搞民间文学的朋友到过“中英街”收集民间故事。沙头角这块地方，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民间传说。

“你看，这气势雄伟的梧桐山南脉，当它来到深圳东南部海防时，突然间，它被大海截住了。像一只大牯牛，把角插进蔚蓝蔚蓝的海里了。”人们指着沙头角的地形向我介绍，传说这个海湾曾是大鹏鸟扶摇的地方，因此叫大鹏湾。这海边，还曾经有过天上下凡的七仙女到来，化作七座山，叫七娘山……

相传古时这里海边只有几座萧索的荒村，一片落漠的田地。天上七仙女下凡，听到黎民百姓啼饥号寒之声，十分同情，当即把佩带在身上的项链、首饰、珠宝全部抛下来，在大鹏湾一带化成了千千万万颗珍珠。村民见了，纷纷采来卖钱过日。天上玉帝听到小人诬告，大怒，责令七仙女立即回天庭受罚，天女不服，抗旨不回，此后海里珍珠取之不尽。60年代，在大鹏湾畔办起了一个东山珍

珠养殖场。

七娘山盛产沉香。一年大火，东北风把浓烟吹到香港大埔，有一药材商人闻出有沉香之气，过来寻踪，雇人挖掘出大批沉香来，发了大财。

山上有龙潭，中有巨石，石上镌有“川岳龙潭”四个大字。传说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之作，当时他谪任潮州刺史，路过此地，登山所书。

有一副古庙对联流传：

有时老菜和根煮

无月生柴带叶烧

它好像要对世人启示某种哲理。

3 百年前。沙头角来了两个人。听说那是最早来沙头角的第一代居民。

一个热辣辣的夏天的正午，太阳像火一样在人们头顶上燃烧。越过梧桐山，来到了大鹏湾之畔，来到七仙女曾经站立过的地方。这是一对不同姓的结拜兄弟：一个姓吴，一个姓罗。他们走得太累了，准备停下来歇歇脚，找点东西吃，找点水喝。但海滩上好像什么也没有，水是咸的，沙滩上只有仙人掌顽强生长，开出紫红紫红的花，结出青青的果。那果外表是青的，里面是红色的。他俩采了好些仙人掌的果，弄掉那些刺，剥开青皮，吃那里面的红瓢，那味道有点甜，吃了一只又一只，吃得满嘴都染上了一层紫红的颜色，两人相视而笑了。

他俩各人撂下一副担子，从一对同样的箩筐里捧出两个同样的铜铸的香炉来。那香炉里装着的同是来自博

罗县的一把土，土却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祖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祖宗。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一路上多次捧出香炉来烧香，各拜各的祖宗，拜完了又装进箩筐里。一路上，有时两人轮换着挑担，你挑我的，我挑你的，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个“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地方。他们一下子感到迷惑了，他们谁也记不清那只香炉装的是自己祖宗坟墓上的土了。两个香炉混淆了，两个“祖宗”搞乱了。

怎么办？只好两人一起拜。拜罢，各人捧一只，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姓吴的对姓罗的说：“我们本是兄弟，现在异祖同宗，更似手足，只是今后两家后代不要通婚才好。”姓罗的点头同意。于是两人分手，一个上山，一个下海；一个种庄稼，一个捕鱼虾；一个住处叫山嘴，一个住处叫沙栏下。

这两个不同姓的结拜兄弟，就是沙头角这块地方的最早的开拓者。

据说，当年《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把深圳河以南将近 1000 平方公里地方划给英国作为“租借地”时，清王朝的官员陪着英国军队派来划界线的代表曾来到沙头角沙栏下村，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问：“愿意归香港，还是愿意归宝安？”吴姓居民的长者表示：“我们是炎黄子孙，当然归中国。”

因此，这“沙头角”才没有全部划过去，才是一半由香港管辖，一半属深圳管辖。

沙栏下居委会副主任老吴，原来就是 3 百年前来的

那位姓吴的开拓者的第12世子孙。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采访了吴姓的第12世子孙。他带我去看了他们的“吴氏宗祠”。这个地方“文革”时被红卫兵把历代祖宗的牌位都砸了，祠堂曾一度用来办公共食堂。

这个“吴氏宗祠”，始建于嘉庆年间，1989年重修，“吴氏宗祠”四个大字写得很有神采。祠堂里面有神龛，有两副楹联，其中一副是：“瓶插长春千岁柏”、“炉漆永青万年香！”还有一副是：“博邑迁居流世泽”、“沙澜衍代茂春枝！”这个建筑现在也被市里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深圳早逝的著名中年作家、诗人谭学良曾有美丽的诗行：

大鹏湾夜夜掀起大鹏潮，

苦情的七仙女都哪去了？

第二章 历史也疯狂

几次去沙头角采访的情况都不同。一次我邀了边防六支队的朋友同往，坐着他们的车直开进“中英街”。当车经边防检查站大门口时，在那里值班站岗的边防战士虔诚地向我们举手敬礼，表示欢迎。我们坐在车子上向他们扬手致意。更多的时候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经过边检大楼，排队进去。

当我拿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随着长长的人流缓缓蠕动，一个又一个地接受检查后轮到我时，我把证件交给武警战士，战士郑重地一丝不苟地看看照片，打量一下本人，然后把手轻轻挥一下，意思是说：“走吧，朋友！”于是我就跟着人流“出关”了，或者说是“入镇”了。

人们到了这个时候，有的会意识到，他是越“境”了，因为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走到香港的境界了。

人们走进“中英街”，很快消失在人头攒动的洪流里，消失在一间接着一间的小店铺之中。或者说，每个人像一滴水，很快溶进人和商品的海洋中了。

有人也许是交钱买东西店主要的是“港币”时，他才一下想起，他是“越境”了，他是来到了一块特殊的地方……

我在“中英街”上来回走了多次。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那在街心竖起来的8个界碑。细看界碑，两面各用中英两国文字刻上字，中文一面刻的是：“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号”。英文一面刻的是：

“ANSLD CHINESE BOUNDAPY 1898
NO2”

我来到第5号界碑旁，看了一阵子那棵大榕树。大榕树不知什么年代栽的，那树身、树干已经很粗了。它有两种根：一种深深地扎在祖国故乡的土地里，一种则直直地垂挂和飘洒在半空中。这种根叫气根，不定根。气根听说可以从空气中吸取养分，叫做“空中取氮”。所以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大榕树的树冠覆盖着“中英街”的两边。这边覆盖着深圳，那边覆盖着香港，简直有点遮天蔽日的味道。

“中英街”，一边属深圳，一边属香港，街心为界，泾渭难分。

这儿是一道中国历史的刀痕

到1997年7月1日，随着香港主权收回，这块地方，也将回归祖国。但愈合的刀痕将长久留下印记，留在历史上，留在炎黄子孙后代难以忘却的记忆中。

在沙头角镇委、镇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上，小张带我去找镇委书记张省轩，不巧，他去了香港未回来。我找到了镇长余玉容。老余是当地人，在沙头角工作多年。我请他帮我翻开沙头角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看清楚，寻找这道

刀痕的来历。

1840年那页，记载着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近代史，记载着虎门英雄儿女以及爱国者林则徐、关天培洒下的热血，同时也记载着清王朝统治者给中国人脸上抹下的一片黑。那是150年以前的事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8月4日，英帝国主义者的舰队7、80艘，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大摇大摆地开到了我南京下关的江面。那时，清政府卫护南京的江宁将军，是个年过8旬、有6个小老婆的腐败无能之辈。他手下是一班遇敌就逃的败将。当部属惶惶进来向他报告英国舰队已抵达江面时，他还在家中搂着第6个小老婆睡觉。……

清朝最高统治者奉行投降政策，重新重用投降派人员。英国舰队早一天就扬言：“8月7日炮轰南京！”他们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并威胁说：“天明若无回信，即开炮！”清政府官员一听就慌了，赶快派出代表向英军求和。清政府派出3名代表，无条件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英国人于是得意地把清政府的代表接到军舰上来参观72座炮位，以炫耀武力。3名投降派代表参观后，立即上奏道光，说“英方火炮非兵力所能制伏”。中英《南京条约》，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英军炮口下屈辱地签订了。条约攫去了一连串闪光的中国城市和主权，其中有一条是：割让香港。把原来属于宝安县所辖的面积78.64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卖国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投降派人员统统官升一级。当时有